

·历史学·考古学研究·

#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组织结构分析

杜水生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通过对泥河湾盆地细石器遗址的石器原料、技术传统、栖居系统的考察发现, 泥河湾盆地在旧石器时代之末存在两个不同的原始群, 他们具有各自的领地范围、技术特征, 同时也进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交流。在族群内部, 也可以划分为若干最基本的消费单位, 他们或单独从事某种生产活动, 或聚集在一起从事大型的狩猎活动。

**关键词:** 泥河湾盆地; 旧石器时代晚期; 社会组织结构

中图分类号: K87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07)05-0066-04

研究史前社会组织结构的演化过程是史前考古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人类学家将这一过程概括为**游团——部落——酋邦——国家**。<sup>[1]</sup>在我国学术界, 一般来讲, 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等同于研究国家的形成过程, 有学者将这一过程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 五千年的古国, 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sup>[2]</sup>(P148)近年来,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以及大量龙山时代城址的发现, 对于史前社会是否存在酋邦阶段, 以及这一阶段的特征如何, 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 相比之下, 对更早阶段社会组织状况的研究仍处于停滞阶段, 而在国际旧石器考古学界, 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对远古时期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已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本文通过对泥河湾盆地细石器文化的研究以探索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特征。

泥河湾盆地细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 迄今为止, 泥河湾盆地细石器文化遗址按地域分布可以划分为四个区域: 泥河湾盆地西部二和尚沟地点群、泥河湾盆地中部桑干河南岸的籍箕滩地点群, 桑干河北岸的虎头梁——西水地点群和泥河湾盆地东部油坊地点群。在一个盆地内如此密集的发现与发掘, 为我们探索这一阶段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 一 技术系统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 由于技术的进步, 人类对

石质材料的加工更趋细腻, 不同族群加工石器的技术过程会表现出一些自身特有的文化特征, 为我们识别族群提供了可能, 例如一些学者曾根据不同类型的尖状器、骨制品和史前维纳斯雕像的分布来分析旧石器时代欧洲与非洲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结构。

**细石器文化中的核心技术是细石核的预制到细石叶的剥取, 这其中的差异也最能反映原始人群的族群特征, 根据目前的发现, 泥河湾盆地细石器的制作技术可以划分为两个传统, 一个以楔型石核为代表, 一个以锥形石核为代表。**

以楔型石核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遗址有**虎头梁地点群、西水地底地点群、籍箕滩地点群、二和尚沟地点群**, 主要分布在泥河湾盆地中西部, 其技术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sup>[3]</sup>

A. 选取石料: 通常选取一普通石片, 石片有一定的厚度, 便于以后的修整和剥片。

B. 核身预制: 将石片修整为一个**两面器**, 这里面需要使用两面器的修理技术, 利用软锤由边缘向中心打下唇状石片, 以保证产品边缘薄锐、整齐, 中部有一定的厚度。

C. 台面预制: 通过去掉一个完整的两面器的一部分获得楔形石核的基础台面, 通常的做法有两种: 一是沿两面器长轴的一端向另一端纵向打掉一削片, 二是由两面器的一侧向另一侧修理出一刃状台

收稿日期: 2007-08-2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0672106)

作者简介: 杜水生(1965-), 山西永济人, 男,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史前考古与博物馆学的教学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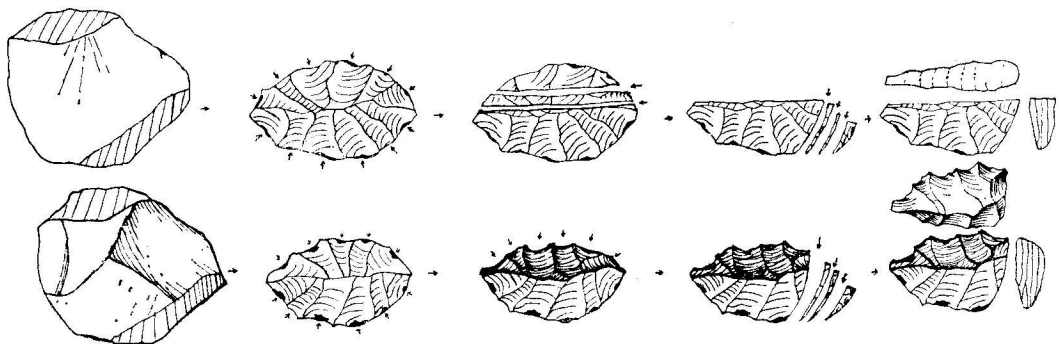


图1 楔型石核工艺程序复原图

面,这个台面一般称为基础台面。

D. 剥片准备:在预制的基础台面的一端修理出有效台面,并通过有效台面剥去一端的楔状缘,称为**雪橇形石片**。

E. 剥取细石叶:剥取细石叶的过程随时可能终止,从出土的情况来看,有的为刚预制好的制品,有的则在剥取的中间,还有已无法再剥取的阶段。

也有学者根据台面预制的情况分为若干亚类。

以锥形石核为代表的遗址在泥河湾盆地仅发现油坊遗址一处,位于盆地东部。与其他遗址不同,油坊遗址最主要的技术特征有两点,一是石叶技术发展,二是以锥形石核生产细石叶。这两种技术在泥河湾盆地中西部诸遗址都没有很典型的制品。

据研究,**锥形石核的生产过程**与楔型石核完全不同,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步骤:<sup>[4]</sup>

A. 选取自然面为台面:这样的面一般为岩石的节理面,相对平整。

B. 在原材料的表面,从台面到底端修整一条或多条棱脊,贯穿石核的上下。

C. 通过剥去棱脊,产生两条平行的脊,以此作为即将剥取细石叶的背脊进行剥片。

D. **通过调整有效台面的角度,连续剥片,形成铅笔头状的锥形石核。**

虽然都以生产细石叶为石器生产中的核心技术,但其生产工艺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可能与其不同的文化传统有关,毫无疑问,它们应该代表两个不同的人群。有趣的是,在油坊遗址中出土了一件楔型石核,标本号为 Y84021(见图2),其制作工艺和虎头梁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群完全一致而有别于油坊遗址中的其他石制品,探讨这件标本的来源有助于了解泥河湾盆地两组不同的细石器文化的关系。

原研究者认为油坊遗址的时代早于虎头梁遗址,与下川遗址在时代上稍有先后或大体相当,如果确实如此,那将难以解释为什么在油坊遗址中会出

现虎头梁时期的标本,正确的解释应当是这两组细石器群的年代应该大致相当。换句话说,在泥河湾盆地曾经生活过两组不同的人群,而且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

## 二 原料的获取

在史前考古中,常常通过研究石器原料的来源来探索研究史前时期的人类行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例如 Athonomy 曾经在非洲东部发掘一个露天遗址,绝对年代大于 12 万年,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在所有发掘的层位上,99.5%的石制品为玄武岩,遗址附近就有玄武岩的露头,各层位中仅有少量来自 75 公里以外的石料。而在另一个遗址 Grji-11 中,90%的原料来自 45—55 公里以外的地区,只有很少的石料来自遗址附近的一个原料产地,没有证据表明自然地理因素会影响对原料的选择。推测可能有些人群控制着进入玄武岩的产地的通道,防止其他人群的闯入。非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们对石料的选择与利用显示出明显的族群特征。玄武岩是非洲东部分布比较丰富的一种石料,在肯尼亚 Lukenya 山脉的 GvJm-16 遗址,在旧石器早期,53%的玄武岩来自 65 公里以内,31%的玄武岩石制品来自 105—135 公里以外地区。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这种远距离输入原料的比例已经增加到玄武岩总数的 62%。进口原料和本地原料在石制品生产中没有任何差别,也没有证据表明有**成品的工具被输入**。**根据民族学的研究,遗址中出现大于 100 公里的原料可能意味着社会上存在远距离贸易。**<sup>[5]</sup>

根据笔者的研究,在泥河湾盆地适合人类制作的石器多与中生代岩浆活动所形成的岩石有关,位于泥河湾盆地东部油坊至东谷坨一带的隐晶硅质岩、中部马主部一带的火山角砾岩以及西部灰泉堡一带的碧玉、玛瑙等是都细石器文化中原始人类选择的主要石料,其中以虎头梁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

主要选择泥河湾盆地中部的火山角砾岩,这种石料色彩斑斓、质地细腻,在遗址中极易识别。而黄绿色的隐晶硅质岩则主要为东部人群所采用,油坊遗址中的石制品,除去那件楔形石核外,其余均采用这种石料,而那件楔形石核的原料正好是在泥河湾盆地中西部遗址中常见的火山角砾岩。<sup>[6]</sup> (P211—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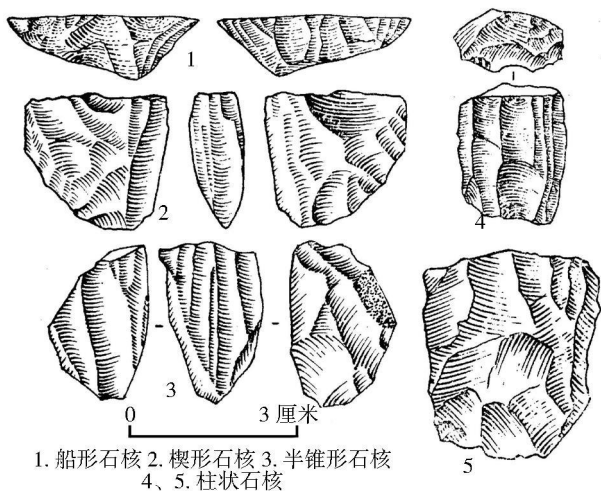


图2 油坊遗址中的细石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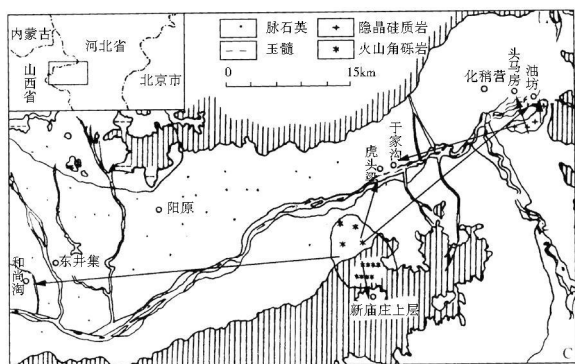


图3 泥河湾盆地细石器遗址石料获取分布图

泥河湾盆地石器原料的选择,也表现出明显的族群特征。盆地中西部的虎头梁文化的分布表现出以原料产地为中心的特征,可能意味着色彩斑斓的火山角砾岩的产地被某个族群所控制,其他族群很难获取这种石料。否则就不会出现火山角砾岩和虎头梁文化之间所表现出的那种严格的对应关系,即虽然虎头梁人选择的原料不局限于火山角砾岩,但火山角砾岩却仅发现在虎头梁类型的遗址中。笔者也曾经认为这种现象是因为两个族群之间距离遥远,一个族群不可能舍近求远去获取另一个族群的原料。然而油坊遗址中出现的那件楔形石核否定了这种看法,而且它可能是以成品的形式输入到油坊遗址,而不是作为初级原料输入,在两个群体原料贸易的背后,我们可以想象,控制原料的产地对于一个

部族的生存可能相当重要。另外,我们在虎头梁类型的遗址中也曾经发现少量品质非常好的隐晶硅质岩,也说明两个族群之间一定存在着石器原料贸易。

#### 四 栖居系统

栖居形式的涵义类似于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因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尚未完全定居下来,所以还不能用聚落的概念描述这一时期人类生活的居址特征,但通过这些年来的调查、发掘,发现这一时期遗址的分布仍具有一些和聚落类似的特征,有些特征与后来人类聚落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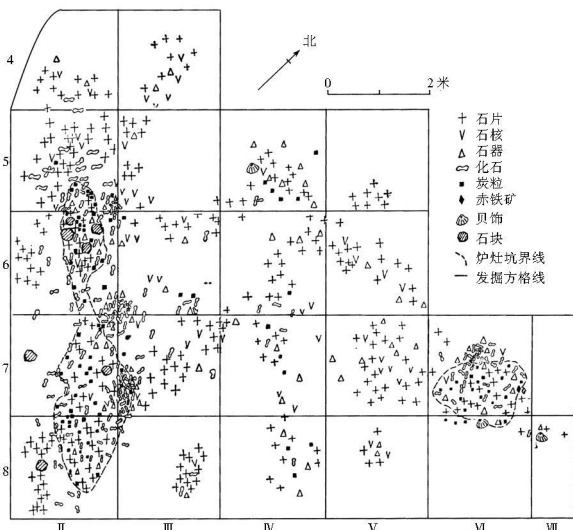


图4 虎头梁遗址 73101 地点遗物的平面分布图

首先,从对栖息地的选择来看,目前发现的细石器文化多为河流二级阶地,而且从文化层的厚薄来看,那些背风向阳的地方,文化层比较厚,如泥河湾盆地的马鞍山地点,文化层厚达数米,若干活动面叠加在一起,文化遗物连绵不断,表明这个地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古人类经常光顾。而有些遗址的文化层非常薄,甚至只有一个活动面。通过调查发现,在那些文化层比较厚的地点,遗址面积也相当大,有的达数千平方米,也可能是原始族群聚集的中心。而小的仅有几十平方米。

从文化遗物来判断,不同遗址的使用功能有一定的差异,对此盖培先生有过比较详细的描述:<sup>[3]</sup>

“在73101地点,我们发现三个炉灶坑。II5—6炉灶坑呈长椭圆形,长1.70米,宽80厘米,厚5—16厘米,其中含大量木炭粒、烧骨和烧过的鸵鸟蛋皮以及少量的石器,土质呈黄褐色至黑色,与周围的砂质黄土界限分明,在这个炉灶坑的边缘上发现四块较大的砾石和很多破碎的动物股骨、下颌骨及少量石器。这个炉灶坑与II7—8炉灶坑相连,连接处很窄。在IV7—8炉灶坑内,也发现木炭粒、烧骨和

烧过的鸵鸟蛋皮,在这个炉灶坑的边缘上发现穿孔贝壳和赤铁矿。在三个炉灶坑之间散布着大量的石片和石屑,时而密集,时而稀疏,也发现处于不同剥片阶段的石核和加工细致的石器。遗址的这种平面布局可以说明这里曾是居址兼石器加工场所”。

“在65 040地点,只发现十多件石器,而且都是完整的制成品,没有发现打制石器时产生的碎片,所以这个地点很可能只是狩猎动物时的眺望点。65 039地点临近水泉所含的石器主要是尖状器和刮削器,也发现一些残破的羊角和动物股骨的末端,我们估计这个地点可能是动物解肢所。我们所发现的7 117地点含有大量的石核、石器、半成品和石屑,我们认为这个地点主要是石器加工场所”。

栖居地内最小的单元是相对独立的窝棚式建筑,其遗迹现象一般表现为中部有一灶坑,直径为几十公分,灶坑一般用大块砾石围起来,在灶坑的周围散布着几块大的石块,可能代表着窝棚的边界,由此判断窝棚的面积不大,大约只有六七平方米或更小一点。每个窝棚仅能供3至4个人使用,他们可能是这个社会组织系统中最基本的单元。

从整个栖居系统来看,存在中心栖居地和临时栖居地之分。中心栖居地可能主要进行石器加工和食物消费,而在临时栖居地功能要单一些,是狩猎站或石器加工场所或是屠宰场所,它们和中心栖居地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栖居系统,也构成一个族群完整的生活内容。这些具有单一功能遗址的出现,究竟说明同一人群在不同时间从事不同的活动,还是同一人群内部有一定的分工,现在已不得而知。

## 五 讨论与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万多年前,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人群开始分化,在泥河湾盆地存在两个相对独立的族群,他们分别控制着两处不同的原料产地。虽然彼此之间很少涉及对方的领地,但一定程度的贸易仍然存在,用半成品换取原料可能是其中的一项内容。

在一个族群内部,存在若干个最基本的生产—消费单位,这些基本单元的成员既有可能从事某种单独的活动,也有可能同其他单元的成员一起从事一种大型活动。当从事大型活动时,他们常常会光顾同一个地方,形成文化层较厚、面积较大的遗址;当从事某种小型活动时,文化层单一,文化遗物单调。这就是根据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推知的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族群之间和族群内部所呈现的组织结构形态。

参考文献:

- [1] Service E. R.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 [2] 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M]. 中国香港: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1997.
- [3] 盖培, 卫奇. 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 J].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77(4): 287—300.
- [4] 王建, 王益人. 下川细石核形制研究[ J]. 人类学学报, 1992(1): 1—8.
- [5] MacBrearty S Brooks S A.. The revolution that wasn't: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 [ J].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vol. 39, 2000(5): 454—563.
- [6] 杜水生. 楔形石核的类型划分和细石器的起源[ A]. 高星, 刘武. 纪念裴文中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 C]. 北京: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2004.

# Research on Social Organization of Upper Paleolithic in Nihewan Basin

DU Shui—sheng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Since 1965, there have been lots of microlithic sites found in Nihewan Basin, which is distributed in 4 regions: Erheshanggou region, Hutouliang region, Jiqitan region and Youfang region. After making research on the raw material and technique of each site, the author has found that there existed 2 different primitive groups, with one scattered in the middle and west of Nihewan basin and the other dispersed in the East. Each group had unique raw material and technique, meanwhile, they conducted some business transactions. And within the group, the members can be divided into some fundamental consumption units, which might go in for certain production independently or gather together to go large—scale hunting.

**Key words:** social organization; upper paleolithic; microlithic; Nihewan basin

(责任编辑 石涛)